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我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僧行集

唐

徽高宗治改永徽

字萬善小名華奴太宗第  
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十六崩葬乾陵

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復以周公爲先

聖孔子爲先師

華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  
後徙蘄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  
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  
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衆至吉州值羣

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師憫之教誦  
摩訶般若既而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  
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  
祖五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  
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答

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  
佛性師曰汝無性耶答曰性即空故師默  
識其爲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  
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  
華種有生性曰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

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  
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  
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  
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  
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

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  
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  
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云

李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

香

二

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  
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  
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  
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  
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

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  
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  
爲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  
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勑獎三  
歲爲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

帝用七官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城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

寶地

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

爲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

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城之制以塔爲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蓋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爲道士號三

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

佛鑄  
釋迦

奉道寬獨不喜父詎厲使拜天尊寬不得

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目錄每

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

我四

三

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頗忘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

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  
提異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  
會即奉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  
顯俗呼聖和上其姪信相亦隨出家嘗曰  
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亘然而人未

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  
曰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  
形異僧欽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  
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四賓五年中天竺二國摩訶菩提寺遣僧致法師

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副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  
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  
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問無量  
少病少惱我惠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  
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  
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  
同前致問鄒波索迦目援稽首和南今共  
寄白氈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頭  
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叉

真言  
菩薩

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奘答長老智

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師無常奉問推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天眼滅遷奪之痛何可述歟昔大覺潛輝

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聞其嘉猷

卷四

四

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土安民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化所出經

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內流行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法光榮色色穆穆亦不異室羅筏逝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頃信度河失經一駛今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

真言  
菩薩願垂納受是歲特首度沙彌窺基為大僧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人鄧國公敬德之姪右金母裴夢掌月輪吾衛將軍敬宗之子金母裴夢掌月輪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哺六歲能著書初法師奘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敏悟絕倫

曰携之諸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

奘書且數千言奘數目童子及基誦畢奘給  
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奘令西域童子  
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罔  
已將殺之奘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軍色

我四

五

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劔死不為餓死  
奘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  
日成誦義亦頗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  
奘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

車法師

卯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曰明論沙門神泰  
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栖玄者以其論示  
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  
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

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  
聖其謬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奧遠旨義幽  
深等圓穹之寥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  
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因緣處  
無生而猶昧况有縈纏八邪之網沉淪四

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曰辨彰其理者無乃惑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智力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游聖域詢稟微言擅三歲於宵懷苞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扇遺範於當今實季

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覈聲譽妄為穿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樞心媒銜公卿之前嘗誼問巷之側不慙頰厚靡勑神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鼴鼠見金龜之堪

我四

六

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目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摧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目明圖釋宗曰

陟乃言崑崙之不難蜘蛛覩棘林之易羅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昆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而獲搢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歸敬書并偈檄譯經太德求畢其說於是法師明濟答還述頌并書極大尊嚴而訓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劾呂才列奏其事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受辭悔謝而退

農改顯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爲皇太子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其事曰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

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

我四

七

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恩寺壯嚴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貧道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敬禮宣勅曰

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

宜今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  
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  
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閱或不穩處隨事  
潤色朝罷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  
須友人助翻經已為處分于志寧等其慈

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  
報失奉旨即率衆詣闈抗表陳請未幾高  
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遣長孫無忌徧  
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  
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厚土藉覆穹蒼然則

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  
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  
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  
神沼騰光樹曲高堤之棘演德音於鹿苑會

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興將滅之人  
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  
風身沒雪山之偈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  
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晝朕巡覽緗史  
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歟文德皇

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  
麗媯汭流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絃垂訓紫宮  
而扇徽猷於萬古遠而乾精掩月永戢貞輝  
坤維絕紐長淪茂毓撫奩鏡而增感望陟  
妃以何追仲由興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

我四

八

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懷興  
緝綉斯金地却背邠郊點千莊之樹錦前  
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面八川皎池光  
而今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  
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迥綺

閣凌虛丹空曉鳥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  
免鑒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趺亭佩紫芳  
岩冬桂窓戶裝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  
鶴幡標迥刹綵榮天外之虹飛陞參差舍  
而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曆面而編珠霞

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鍾  
合韻和風共晨梵今音豈直香積天宮遠  
慚輪奩閨風仙闌遙愧彤華而已哉有玄  
奘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若  
清風之肅長松縟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蘊寐懷真之  
誠發乎歛斂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  
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徹言之永翳遂  
投迹異域廣食祕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

我丙

九

烟霞之表滔天巨海浸驚浪而羈游亘地  
嚴霜化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單雪嶺  
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  
思窮妙境探赜至真心鑒玄津研幾秘術

通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  
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寶偈西徒補已闢  
之文時眷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旨葉重  
翠於祇林遠闢攸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  
虔心入正肅志雙林奠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願皇太后逍遙六度神游丹闕之前偃  
易息四洲蒐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  
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影對宵而暫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永隻  
思窮妙境探赜至真心鑒玄津研幾秘術

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獎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畫卦

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剏招提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欵發睿藻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

我西

十

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揭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

內該八藏外覈六經奧而能典宏而且密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奪苑餘芳假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奘以其文宣得聖筆自馮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奘率京城僧尼備幢旛寶輦香  
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勅太常九部  
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廩里侯王者  
耆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

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奘迎  
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  
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奘寢疾勅尚藥奉御蔣孝章  
針醫上官琮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

候遞報消息奘曰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  
歸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為改正又永徽初

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奘慮  
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  
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

我四

土

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為除落師宜安意  
將息奘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  
神光滿宮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  
帝嘗謂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

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正二月幸洛陽詔獎陪駕五月獎辭還陳留

改革父母勅有司給葬具

發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辨二教  
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  
姓韋氏年十九學道經史尋閱大部無若  
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  
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  
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石之石室有百

昌黎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  
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  
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  
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  
昌黎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  
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成定慧門神通  
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  
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

我言

十三

久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  
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衆惡行住坐卧  
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  
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  
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  
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  
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  
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釋大師頤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  
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  
付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  
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  
一窓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傅燈

具載

戊午夏四月追僧道各二七人入宮論議道士  
李榮以本際立義法師義褒徵曰既標本  
際爲道本於際耶際本於道耶榮曰不得  
褒曰若道本於際際爲道本則亦可際本

我四

三

於道道爲際源榮曰亦通耳褒曰若本際  
與道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平相法  
據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褒曰若爾  
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  
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褒褒正色曰對

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豈以  
他辭塵瀆天聽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  
席揖黃頤對褒談論極莫而罷

是歲法師玄奘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  
總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岩泉

追遁遠而架往託慮神寐軌澄什以標今  
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與寡靡究高  
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  
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  
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

華蟲嶺空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戢來  
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  
見聞弘益更可珍於即代獎進啓奉謝略  
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睽離惠遠辱  
晉后之書才令給米未覩辭兼空寂可舍

止

吳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懸立

我四

古

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  
窮真榮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  
馬而逾遠者矣時奘公道震天下謀欲禁  
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者善楞伽  
宗肯雅爲房梁公所重曰見奘而諫之曰  
奘黃壽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雖事往返而廓  
落無歸遂勑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道生  
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  
朱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

聞君將廢罷舊經不許弘宣此未可也  
法師頃依舊經入道今若去舊崇新則法  
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奘悟而

止

地法天法道既爲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叢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

羣工蚩尤桀紂幽厲之後而殘賤斯民耶人  
新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  
廉惡來斬尚新莽之儕諛謔其君致邦國  
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  
更生鳩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

麟駢駒駟復生豺狼豪猾乎以至草木等類  
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

我四

十五

勝者則琉璃爲地黃金爲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食綺衣爲座惡業多者沙壤爲地丸樂爲衢稗飯充饑麻衣蔽體泥行雨宿霜殺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

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向可憫榮博

然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衣榮亦杜默遂  
赧然下座揖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  
會隱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有觸  
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  
社鼠猶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後陛下

老氏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  
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  
禁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曰  
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  
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

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驟對曰二家  
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義  
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謾論謗語至  
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顧以蔭名來難且蔭  
以覆蓋為宗蔭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

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  
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蔭名見難義理  
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  
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慚  
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冲瀆天聰過

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嘗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殿柱須具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得見柱若瞎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我問

六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工則能萌芽夏盛堊中冬藏地陷緣不具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爲因外則父母爲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終無生乘乘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

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無上正覺爲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依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宮少選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爲之氣塞是歲帝勅獎三歲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

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  
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海莫測高  
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瀧之類溟渤也  
而世云三教詐致者是妄談耳

庚申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憍慢四月

廿四

廿七

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悟請  
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  
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  
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  
十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楊氏不拜俗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  
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  
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鞠併諸比  
丘足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

謗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譽留難者犯根本罪僧道宣尋白朝宰羣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家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千木在魏高抗而謁文侯于陵居漢

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之義者矣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教東漸六

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也僧威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衆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仍外物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是使捨俗無

我四

大

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福莫先自然教育可勸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具錄備如弘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百僚於中臺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

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諍不定有司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閣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下詔朕謫確群議深研幽曆然箕穎之風

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頤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開

禁俗之條從茲泯定矣

改龍翔

卷四

金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七

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主者施行又至六月八日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表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猶有抗禮豈惟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